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学 习 材 料)

大连工学院宣传组编

一九七五年九月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
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

目 录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论反对投降主义·····	(1)
魯迅有关《水浒》的评论·····	(10)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人民日报》社论	(16)
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红旗》杂志短评	(18)

资 料

关于《水浒》这部书·····	余一 (21)
解放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前的《水浒》评论简介···	劳樟 (24)
近年来《水浒》评论简介·····	晓黎 (28)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毛主席論反对投降主义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八九一年六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

这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一八七九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2页

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一八七一年四月）《马克思恩格斯新选集》第4卷第394页

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八五一年八月——一八五二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9页

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末为了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可以缔结条约，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

列宁：《怎么办？》（一九〇一年秋——一九〇二年二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九一五年五——六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48页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本国”政府渡过难关，而不利用它的困难进行革命。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九一五年七——八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78—679页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八月七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329页

机会主义者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呆在工人政党内，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一致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自由主义的到宗教的和僧侣的）公开同盟者。

列宁：《以后怎么办？》（一九一五年一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91页

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一九〇七年六月），《列宁全集》第13卷第36页

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柢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那就是说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些人企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去迁就（也许他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一九二八年十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页

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段就是：借口在实行正确的路线中有过火行为，就来取消这条路线，用机会主义的路线来代替它。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九二九年四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82页

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部队，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工人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决不能容许有缺乏信念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立足。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留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要去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击的地位。这样的斗争分明只会遭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九三八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中文版第 439 页

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

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一卷第 243 页

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四卷第 1153—1154 页

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

毛主席：《〈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二卷第 571 页

上面说的是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它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不克服这个倾向，就不能进行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保卫祖国。

但是还有一种投降主义，这就是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它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

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

毛主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二卷第365页

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

毛主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二卷第366页

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

毛主席：《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二卷第503页

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毛主席：《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二卷第505页

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群众将克服投降主义，使战争坚持下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毛主席：《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二卷第353页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毛主席：《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论文艺》，一九六七年九月版第172—174页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论文艺》一九六七年九月版第176页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 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和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转引自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鲁迅有关《水浒》的评论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絕嗎？”这比“丁”更进一步，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驕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一卷三八八页

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羨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学界的三魂》，《鲁迅全集》第三卷一五一页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流氓的变迁》《三闲集》，《鲁迅全集》第四卷一二三页

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尽是采用，例如“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和“原来，你认

得。——林冲笑着说。”这两条，后一例虽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

《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四卷三一〇页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看书琐记》，《鲁迅全集》第五卷四二九页

倘若“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大雪纷飞》，《鲁迅全集》第五卷四四六页

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

《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一七六页

梁山泊上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有诨名，也是这一类，不过着眼多在形体，如“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或者才能，如“浪里白跳张顺”和“鼓上蚤时迁”等，并不能提挈这人的全般。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全集》第六卷三〇四页

我们的古人，是早觉得做小说要用模特儿的，记得有一部笔记，说施耐庵——我们也姑且认为真有这作者罢——请画家画了一百零八条梁山泊上的好汉，贴在墙上，揣摩着各人的神情，写成了《水浒》。但这作者大约是文人，所以明白文人的伎俩，而不知道画家的能力，以为他倒能凭空创造，用不着模特儿来作标本了。

《〈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六卷四二二页

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这是“标新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六卷
四三四页

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

《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七卷五页。

拉旧来帮新，结果往往只差一个名目，拖《红楼梦》末附会十九世纪式的恋爱，所造成的还是宝玉，不过他的姓名是“少年威德”，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但他的雅号也许却叫作“突变”。

《〈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七卷二〇二页

《水浒》故事亦为南宋以来流行之传说，宋江亦实有其人。《宋史》（二十二）载徽宗宣和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耳目甚近，冥謐固小说家言，杀降则不容虚造，山濞健儿终局，盖如是而已。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卷——一页

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

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迁，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薈萃取舍之，綴为巨帙，使较有条理，可观覽，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其綴集者，或曰罗贯中（王圻田汝成郎瑛说），或曰施耐庵（胡应麟说），或曰施作罗编（李贽说），或曰施作罗续（金人瑞说）。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卷——二——一三页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东原罗贯中编辑”，明崇禎末与《三国演义》合刻为《英雄谱》，单行本未见。其书始于洪太尉之誤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渐聚山泊，已而受招安，破辽，平田虎王庆方腊，于是智深坐化于六和，宋江服毒而自尽，累显灵应，终为神明。惟文詞蹇拙，体制纷紜，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卷——三页

二曰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惟于文辞，乃大有增删，几乎改观，除去恶诗，增益駢語；描写亦愈入细微，如述林冲雪中行沽一节，即多于百十五回本者至一倍余：……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卷——四页

三曰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文詞与百回本几无别，特于字句稍有更定，如百回本中“林冲道，‘如何？便认的。’”此则作“林冲道，‘原来如此。’”诗词又较多，则为刊时增入，故发凡云，“旧本去诗词之烦蕪，一虑事緒之断，一虑眼路之迷，颇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颇挫文情者，又未可尽除，兹复为增定，或串原本而进所有，或逆古意而益所无，惟周劝惩，兼善戏謔”也。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卷——六页

四曰七十回本《水浒传》。……周亮工(《书影》一)记《水浒传》云,“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因极口詆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二人生同时,其说当可信。惟字句亦小有佳等,如第五回叙鲁智深詰责官瓦寺僧一节云:……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卷一一八——一九页

到清初,金圣叹又说《水浒传》到“招安”为止是好的,以后便很坏;又自称得着古本,定“招安”为止是耐庵作,以后是罗贯中所续,加以痛骂。于是他把“招安”以后都删了去,只存下前七十回——这便是现在的通行本。他大概并没有什么古本,只是凭了自己的意见删去的,古本云云,无非是一种“托古”的手段罢了。但文章之前后有些参差,却确如圣叹所说,然而我在前边说过:《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所以当然有不能一律处。况且描写事业成功以后的文章,要比描写正做强盗时难些,一大部书,结末不振,是多有的事,也不能就此便断定是罗贯中所续作。至于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章呢?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鲁迅全集》第八卷三三七——三三八页

近布克夫人译《水浒》,聞頗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给姚克的信》,《鲁迅全集》第十卷一七九页

《水浒》四本。

第三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或可称为“幽默”。

《致增田涉》,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二日